

YanqinXilieXiaoshuoJi

# 寒柏点点翠

聯才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  
(香港)严沁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寒柏点点翠/严沁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3  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4228-X

I. 寒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3267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: 01-1999-0728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寒柏点点翠——严沁系列小说集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(香港) 严沁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|
| 地 址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吴若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孙志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李寒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0×1230 A5 (大 32 开)       |
| 字 数  | 376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4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2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|
| 印 数  | 1-8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059-4228-X/1·3297  |
| 定 价  | 26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## YanqinXilieXiaoshuoJi

严沁——

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

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

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

以至种种世间情。

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

情爱芬芳，

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

爱情世界。



《严沁系列小说集》

新版

- 1、寒柏点点翠
- 2、告别夕阳
- 3、黄昏过客
- 4、晚晴
- 5、午夜吉他
- 6、让时间告诉你
- 7、烟外晓云轻
- 8、有月亮的早晨
- 9、独奏心曲
- 10、戏子
- 11、齐庄
- 12、失落的风铃
- 13、天若有情
- 14、水天一色

再版

- 15、水琉璃
- 16、归程已渺
- 17、星星的碎片
- 18、初晴微雨
- 19、草的絮语
- 20、谁伴风行

责任编辑 吴若竹

封面设计 赵小贤





## 目 录

3 寒柏点点翠

237 左岸落叶



# 寒柏点点翠







## 1

夕阳中，一部豪华、崭新的“标致”大房车缓缓驶进荆家花园，停在那幢两层楼高的漂亮大厦前。司机开了车门，恭敬地迎出了一个中年男人，看他的背影英伟挺拔、气派不凡，他是荆家花园的男主人荆士柏。

司机把汽车从弧形的路上驶进车房，就绕过圆形花圃和喷水池回到后园的仆人房中去。

荆家花园是台北市出名的建筑物，它并不是供人参观的花园或什么，像每一个人的“家”一样，这儿住着姓荆的一家人。所不同的，是荆家主人的名望、地位、财势和那一园子的各种兰花。花园分成前园和后园，占地也并不大，总共面积大约三千坪左右，但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，这么大的地方也越令人羡慕了。

前园进门处有一条弧形路直达屋前，从另一方向又转回大门口，是供汽车行驶的，整条路围成圆形，中间是花圃和喷水池，路的两边就全是造得十分美丽的、整齐的白色木架花棚，棚里全挂满了兰花。

后园有一个玻璃造的温室，温室里当然是各种兰花，温室旁边是个五十呎的圆形游泳池，池畔有撑好的遮阳伞，还有一个活动酒吧。在一大排灌木植物的后面，就是一连五间的仆人房了。荆家有五个仆人，除了司机、园丁、厨师和两个打扫屋子的女仆外，还有一个住在大厦楼下的女管家薇姑。

荆家虽有女管家及五个仆人，主人却好少，除荆士柏夫妇和十九岁的儿子荆孝威之外，只有士柏的弟弟士枫，士枫就是所有



兰花的保护及培养者了。

士柏已有四十五岁，是个社会名流，他除了有自己庞大的事业外，还是民意代表，又是一间学校的董事长，虽然如此，他的名气却来自另一面——他风流不羁、他豪放不群。他的罗曼史、他的花边新闻在上流社会流传不已，他本身却绝不在乎，他说一句很有风格和具本色的话：“我为自己活，不做金钱或感情的奴隶。”所以他活得多姿多彩，他活得有声有色了。

他的元配夫人在五年前已去世，留下十九岁的儿子孝威，跟现在的太太王曼佳才结婚两年。

她只有三十二岁，是个极出色的服装设计家。曼佳系出名门，留学法国，讲得一口令英、美人士都羡慕的漂亮法文——在国际社交上，法文被公认为最高级和优美的文字和语言。她不只设计服装出色、仪表出众、风度出众，口才也出众，未嫁士柏前，已是上流社交界的名花，做了荆夫人，更是名噪一时，似乎，任何有她出现的场合，必能使气氛和效果更完美，她被认为和士柏是天作之合。

然而，是这样吗？人们只能看见一切的表面，只有当事人自己能看见内心深处，他们夫妇俩都知道，短短的两年婚姻，已使他们之间有了裂痕和不协调，这——为什么呢？这样令人羡慕的一对，无论外表、气质都那般相配，怎么可能？事实上，他们都有苦衷，只是，他们都不再年轻，苦衷都已隐藏在世故背后，裂痕和不协调也掩饰得天衣无缝。

士枫却是个怪人，他比士柏小十岁，只有三十五岁，看来却比士柏深沉得多。兄弟俩的外型很像，都漂亮、都潇洒、都有一对深邃和似乎会笑的眼睛，只是，士柏眼中的笑容和暖如春风，士枫的却——冰冷得令人退缩。士枫比士柏瘦削，可能因为比较年轻。士柏却比较英伟，难能可贵的他四十五岁竟没有肚腩。

士枫在一间大学做讲师，教植物学，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就一直在教书。他很安于这份工作，似乎，除了教书就是兰花，其他的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占有他的思想、心胸和眼光。他住大厦的



楼下，除了进餐的时间，很少和士柏夫妇见面，就算见了面也沉默不语。曼佳最初很不习惯，久了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孝威十九岁，刚考上大学念哲学，是个思想开放、很新潮、有点叛逆性的男孩子。他继承了父母的漂亮和英伟，在学校是个活跃而光芒四射的家伙，不少女孩子都喜欢他，他却很专一地情有独钟他的邻居，比他小两岁的汪嘉嘉已占据了他整个心灵。

“嘉嘉，晚上去跳舞？”孝威问。他们一起走进荆家花园，走上大厦的石阶。

“跳舞？无聊。”嘉嘉扬一扬眉，撇撇嘴。

她是个苗条、修长的女孩子，长长的头发披泻到腰际，白色的迷你裙裸露了浑圆结实的大腿，棕色的皮肤，琥珀色的眼珠，配上一脸的野气、一脸的热情和一脸的青春，全身上下就是一副不妥协的模样。

“跳舞也无聊，你想做什么？”孝威打开大厅的门。

“我想——打架。”嘉嘉皱皱鼻子，脸上小表情真多。

“算了，你没有一句正经的。”孝威摇摇头，管他满身臭汗，倒在名贵的沙发上再说。

“谁说不正经？我真想痛快淋漓地打一架。”嘉嘉指指胸口，“我这儿有火。”

“胡扯！”孝威望住她笑，“有男朋友还有心火？”

“男朋友，你？”嘉嘉指着孝威，仰天大笑。

“笑什么？难道我不是？”孝威被她笑得不自在了，他涨红了脸从沙发上坐起来。

“你当然是，只是——你太年轻了。”嘉嘉琥珀色的眸子发光，她似乎在开玩笑，“你才十九岁，只懂得跳舞。”

“太年轻？”孝威又倒下去，“你才不过十七，你想认识个四十岁的？你还想我懂什么？”“四十岁怎么样？男人四十岁才成熟，才光芒四射、才有味道、才——”

“才像爸爸。”孝威大笑起来，“你希望男朋友像我爸爸？”

嘉嘉琥珀色的眸子发着釉光，很神秘、很成熟，这一刻，她



真不像十七岁。

“孝威，你的确太年轻了。”嘉嘉似真似假地感叹，“等你四十岁的时候，你或许会明白。”

“明白什么，你缺少父爱？”孝威摇着头，“嘉嘉，别做梦了，今晚去跳舞？”

“又说跳舞。”嘉嘉毫不感兴趣地望望楼梯，似——有所待。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？或许在楼上，或许预备出去应酬，或许与女朋友约会。”孝威耸耸肩，像在说一个素昧平生的人。“谁知道呢？”

“你妈妈不管？”嘉嘉又看楼梯。

“她？”孝威的神色变得不屑，“她只管自己，打扮、交际、花钱，而且——凭她也管得了？”

“你——不喜欢她？”嘉嘉很敏感。

孝威不出声，神情更是鄙夷。

“她很美，很有女人味。”嘉嘉说，“我觉得她很幸福。”

“幸福？”孝威不明白。

“能够嫁给你父亲喽。”嘉嘉笑得叽叽咕咕的。

“这倒很难讲，要看哪一方面。”孝威沉思着，他说得相当公平。“在金钱上、在名望上也许幸福，另一方面——”

“没有另一方面。”嘉嘉打断了他的话，“能做你父亲的太太就该满足了，还有什么另一方面呢？”

“你把我爸爸说得太过分好了。”孝威笑。他绝对没有听出她话中另有深意，她才十七岁！“我这样像爸爸，你该很满意了？”

“我？”嘉嘉眼珠儿一转，“我该满足吗？”

楼梯上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虽是走在厚厚的地毯上，像猫般的嘉嘉却立刻惊觉了，她真像猫，像一只野性的琥珀色眸子的猫。她从沙发上跳起来，像猫儿遇见猎物般竖起了全身的毛。

下楼的是穿着白色运动衫、浅蓝色长裤的士柏和仪态万千、身穿晚礼服的曼佳，看他们的打扮完全不配，显然不是赴同一宴会。曼佳永远是那副贵妇模样，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漂亮微笑，



高傲而显得有点冷漠。士柏却是年轻、洒脱得出奇，他的打扮、他的神情、他那会笑的眼睛，还有那亲切和说不出的吸引力，他看来像孝威的哥哥。

“荆伯伯、伯母，出去吗？”嘉嘉迎着他们。

“是啊！”士柏的视线从嘉嘉脸上移到身上、腿上，他眼中闪动着惊讶。“嘉嘉，你今晚真漂亮。”

“是吗？”嘉嘉完全不在乎一边的孝威和曼佳，语气、眼光都像在挑战。“只是今夜漂亮。”

“伶俐可爱的小花猫。”士柏开玩笑地搂一搂她的肩，“和孝威好好玩。”

伴着曼佳，他们夫妇走了。

刚才不到两分钟的场面很特别，说话的只有士柏和嘉嘉。曼佳微笑，孝威却是连半丝表情也没有。

“怎么了？孝威。”嘉嘉看他一眼，眼中特殊的光芒消失了。“怎么一声不出，也不和你父亲打招呼？”

孝威冷冷地笑一笑。“他并没有看见我。”他语气甚是不满。

“他是你父亲啊！”嘉嘉说，“你看他们穿得那么不相称，你知道他们去哪里吗？”

“我知道他是父亲。”孝威说，“他在养我，我记得。”

“你不知道他们去哪里？”嘉嘉很感兴趣地追问。

“王曼佳去参加宴会吧。”孝威直呼继母的名字。“爸爸大概去乡村俱乐部。”

“总听说有乡村俱乐部，在哪里？玩些什么？”嘉嘉追问着。

“你问这些做什么？总之——不适合你我去就是了。”孝威却是好淡漠。

“什么叫不适合？你讲给我听嘛。”嘉嘉坐在孝威旁边，不依地摇晃他的手臂。

“好吧，你听着。”孝威吸一口气，大声说，“所谓乡村俱乐部就是爸爸他们那种有钱、有地位又有闲的人组织的，在淡水，里面有餐厅、有各种球类各种运动的地方，有酒，有女人，当



然，还有些特别的表演。”

“什么叫特别的表演？”嘉嘉的大眼睛直眨。

“譬如一丝不挂的脱衣舞，在台北任何地方看不到的。”孝威的语气是不满而鄙夷的。

“那——也没什么稀奇。”嘉嘉放开在孝威手臂上的手，脸上的神色好奇怪。“谁说不适合我们？”

“你喜欢看脱衣舞？”他看她一眼。

“看看也没什么，我喜欢尝试任何新奇的事物。”她歪着头，一脸孔的跃跃欲试。

“你的美国学校把你教得可怕。”他指指她的鼻尖，“中国人还是读中国学校好。”

“少借题发挥的骂我们学校。”她跳起来，“我回去了。”

“真不去跳舞？”他跟着站起来。

“说不去就不去，无聊。”她吻一下他的脸，“除非带我去看脱衣舞。”

“你这家伙。”他被逗笑了，“叫爸爸带你去吧。”

“真话？”她惊喜地站住了，“他会带我去吗？”

“你下次自己求他。”孝威不当真地。

她歪歪头，挤一挤眼睛，径自推门出去了。嘉嘉的家就住在隔壁，不需要送的，她也进出荆家惯了，随使得很，仆人们也都知道她是孝威的女朋友，对她特别客气。

“喂，孝威，你父亲几时回来？”她在门口问。问得似乎很无心，背对的脸却很紧张。

“谁知道？”孝威的回答令人失望。“节目好、心情好也许半夜才回来，否则，十点钟也不一定。”

“是吗？”嘉嘉去了。这女孩子真奇怪，今夜似乎特别注意土柏呢！她不是真想看什么脱衣舞吧？

孝威正想上楼，仆人阿银来请他吃晚餐，他考虑两秒钟，终于转身走进餐厅。

那是个讲究的餐厅，和荆家花园所有的房间一样，豪华、高



贵。鹅黄色的地毯，鹅黄色的丝绒窗帘，配着浅黄烫金色图案的壁纸，先就给人一种柔和、安详的感觉。再加上名贵的桃花心木的长餐桌、酒柜，再加上闪闪发亮的纯银餐具，再加上那餐桌上每天更换的巨型黄玫瑰，进了餐厅的人就有好食欲，这全是曼佳的精心设计。只是，餐厅里只有孤独两个人。

“叔叔。”孝威招呼一声，坐在餐桌的一端。

士枫看孝威一眼，默默地点点头，径自开始用餐。人真是很奇怪的，士枫和士柏那么相像，但他就是冷着一张脸，永无笑容，那天生会笑的眼睛，也是一抹若有所思的深沉。士枫，不是像士柏般受欢迎的男人，但——若仔细地看，若深入地去了解，他——更能吸引人，那种深奥的像磁铁矿般的吸引力——当然，必须特殊的人，尤其是特殊的女孩子才能懂得欣赏的。

“今夜不出去？”士枫望着孝威。

“想看点书。”对叔叔，孝威感觉比父亲亲切些。

“嘉嘉回去了？”士枫再问。

平时极少开口的他，今夜显得特别，难道他感觉到孝威有着和他相同的寂寞？

“本来想去跳舞，嘉嘉没兴趣。”孝威很容易就对士枫说出心底话——对父亲，他怕就说不出来了吧。“她说宁愿去打架或去看脱衣舞。”

士枫眼中闪过一抹惊讶，脱衣舞？但他没出声，他从一个更新潮、更开放的社会中回来不久，他比较容易了解和接受，只是嘉嘉——那十七岁的小女孩，他惊奇。

“晚上我会在温室，你若想来——可以来。”士枫说。

“我想——我还是看书。”孝威说。

虽然士枫令他觉得亲切，毕竟是年龄几乎大一倍的叔叔，而且，他对种兰花绝无兴趣，他宁愿听音乐或睡觉。

士枫点点头，放下餐具，径自去了。

荆家少少的几个人，除了大家姓荆之外，似乎别无其他联系了，这么亲密的血缘关系，却完全不关心，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



中心地活着。孝威吃完晚餐，也上了楼，一下子，荆家漂亮的大厦沉寂了，连一丝声音都没有，惟一点缀着、使房屋有些生气的只是灯光。温室中有灯光，孝威寝室也有灯光。但是，那些灯光在夜深人静时，也引不起夜归人的更大注意。

十一点钟，独自驾着一辆鲜黄色 MG 跑车的士柏回来了，他回来得这么早，必然是乡村俱乐部的女人和节目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。他把跑车停在门口，望望大厦楼上的灯光，正预备按喇叭，一个苗条、浑圆的影子映入了眼帘。他停止了按喇叭的手，扬起眉梢，会笑的眼中闪动着光芒。

“嘉嘉，你怎么在大门外面？”他笑着。那种笑容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，亲切又无可抗拒的。

“等你。”嘉嘉琥珀色的眼睛直视着他，很大胆也很狂放。

“等我？”士柏想皱眉，忍住了。他忘不了她是儿子孝威的女朋友，毕竟，她只有十七岁。“有事？”

“我能上来吗？”嘉嘉笑得神秘。

“小女孩玩什么花招？”他笑着打开车门。

嘉嘉的眼光、神色、态度都令他疑惑，这方面他经验丰富，只是嘉嘉——他不敢轻举妄动，她是儿子的女朋友啊。

她坐上来，仍然那样——似乎挑逗地望住他。

“就停在这儿？”她问。

士柏耸耸肩，重新发动了汽车，缓缓地驶出去。

“嘉嘉，我不明白你。”他不看她。

“当然，因为你根本不注意我。”她说。

“注意你的该是孝威，不该是我。”他故作轻松地笑。他实在不明白这女孩要做什么。

“但是我注意的是你，不是孝威。”她说得直率。

“嘉嘉——”他惊讶了。这——怎么说呢？

“一点也不奇怪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孝威。”她大胆、坦率地。

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他把震惊掩饰得很好，“你一直是孝威的



女朋友，而我是孝威的爸爸。”

“这是你拒绝我的理由？”她猫般的眸子发出琥珀色的光芒。

“嘉嘉，你这么做会令我尴尬。”士柏考虑着，他的女朋友数不清，但十七岁的，尤其是儿子的女朋友，他简直想象不到。“虽然你是个漂亮的、很有吸引力的女孩，但我的年纪足可做你父亲——”

“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立，除非你根本不喜欢我，对我没有兴趣。”她瞪着他，不能轻视的十七岁，那青春的火焰也足以烧化人的理智。

“嘉嘉——”

“停下来。”她用命令的语气。

士柏听命地把汽车停在路边的大榕树下。在这僻静的街道上，夜深了，连车辆都稀少。

“望着我。”她又命令，“看看我是否比你其他的女朋友差，看看我是不是比不上她们？”

士柏望住她，像只燃烧的小野猫般的嘉嘉是美丽的，美得野气，美得大胆，美得泼辣，也美得令人难以抗拒，她咬着唇，一脸孔的倔强和坚定，那似乎是表示：你，荆士柏非接受不可。

“你比她们都好、都美，”士柏深深吸一口气。他的血液也开始往上冲，一个投怀送抱的女孩子，他又不是圣人，是吧！“只是——”

“即使你拒绝，我也不爱孝威。”她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他年轻得什么都不懂，他不是我爱的那一型。”

他再看她，即使没有他，也不会是孝威。他吐出心中积压的气，一把把她拥入怀中。

“你爱的是我？”他会笑的眼睛凝望着那燃烧的青春，玩火吗？试一次吧！他吻了她，吻她的眼睛、吻她的鼻子、吻她的脸、吻她的脖子、吻她——

好久，车厢中只闻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，车厢中弥漫着即将泛滥的情欲，车厢中——突然间，他放开了她，坐直了起来。



“小东西，你几乎燃化了我。”他掠一掠凌乱的头发，“你比她们都热情。”

嘉嘉双颊绯红，双眸光芒灼人，唇边带着满足的笑靥。

“你应该知道我不容轻视。”她说。

“谁教你的？”他好奇地望住她，“你几乎咬断我的舌头。”

“天生的，像你和我。”她笑得又野又媚。她完全不再像孝威身边那十七岁的女孩。

“天生的什么？”他故意打趣。

“风流，罗曼蒂克。”她倚在他肩上，“孝威就像个木头。”

提起孝威，他仍是下意识的心中一颤。

“嘉嘉，如果你只是好奇试试我，明天我们可以忘掉一切——”他说。

“你已经是我的了，你逃不了。”她抱住他的腰，“而且——我比你所有女朋友都好，你忘得了我？”

“嘉嘉，我们只是——”他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
“提出要求，我会答应你。”她肯定地说，“知道吗？从十五岁开始我就喜欢你，两年了，我几乎发狂。”

“嘉嘉——”他不能置信。十五岁的女孩会喜欢一个中年人？

“别不信，我爱得你发狂。”她眼中是火焰，全身是火焰，她情不自禁地吻他。“你和王曼佳结婚那天——我真恨不得杀了她，她抢去了你。”

“别忘了你的年纪哦。”他被她的热情所动，但仍努力抓住最后的理智。

他风流，但绝不下流，他分得很清楚，可以爱的、爱不得的，他从来没出过岔子，嘉嘉——他犹豫了，除了她太年轻，她还是被看成是儿子女朋友的女孩。

“年龄算什么？只要我爱，我愿嫁一个八十岁的人。”她毫不在乎地，“荆士柏，你可爱我？”

“太突然了，我说不出。”他很坦白。

“给你一点时间，相信你会爱我。”她好有把握，“而且——